

现场、证据、被害人、伤害形态、犯罪动机……
这些，都是他的“绘画”工具。

巴豆 著



罪犯画像师

ZUIFAN HUAXIANGSHI

广西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罪犯画像师 / 巴豆著. — 南宁: 广西人民出版社,
2010.10

ISBN 978-7-219-07075-8

I. ①罪… II. ①巴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0) 第 165328 号

监 制 彭庆国
项目策划 曾蔚茹
责任编辑 曾蔚茹 马妮璐
美术编辑 李彦媛

印前制作  读家文化
QQ: 417038558

出版发行 广西人民出版社
社 址 广西南宁市桂春路 6 号
邮 编 530028
网 址 <http://www.gxp-ph.cn>
印 刷 广西大一迪美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 710mm×990mm 1/16
印 张 14.5
字 数 160 千字
版 次 2010 年 10 月 第 1 版
印 次 2010 年 10 月 第 1 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219-07075-8/I·1314
定 价 23.0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罪犯画像师 (Criminal Profile)，最早出现于 20 世纪 70 年代，

是一种经过专业训练的特殊职业。

他们通过对作案手法、现场布置、犯罪特征等的分析，来勾画案犯的犯罪心态，

从而进一步对其人种、性别、年龄、职业、外貌特征、性格特点乃至下一步行动等作出预测。

历史上，很多连环杀手案正是靠他们的协助而侦破的。

世界上最著名的该机构为隶属于 FBI 的行为分析科（简称 BAU）。

世界上最早的罪犯画像师，则是 James Brussels，一名美国的精神病医生。

时光倒流，让我们回到 20 世纪 50 年代的纽约。

一个自称 F. P. 的炸弹疯子在城市里陆续地安置炸弹，造成多起死伤事件，同时不断给警方和报社写信进行挑衅，时间跨度达十六年之久。传统的刑侦手段对他无能为力，因此，警方不得不求助于 James Brussels。

James Brussels 根据目前所掌握的资料，对于炸弹疯子进行心理分析，得出了十一条结论。他建议警方通过报纸、广播和电视将这些分析公布出来，他甚至大胆地预测了炸弹疯子被逮捕时的穿着。

正是基于这些分析，警方最终捕获了罪犯 George Metesky。

令人惊奇的是，此人符合 Brussels 的每一条分析，甚至连衣着也丝毫不差。这是犯罪心理学的第一次重大胜利。从此，这种利用罪犯行为描绘其心理特征为侦破、审讯提供帮助的学科也成了现代刑侦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。

引 子

人类迫切需要学会在获得知识与运用智慧之间达到平衡。

——爱因斯坦

二战即将结束的 1945 年 4 月 16 日这天，风和日丽。

侵华日军的神户丸运输船装载着两百多名士兵和大量的古玩字画、金银珠宝在鄱阳湖上行驶，经过北纬 30 度老爷庙水域时，湖心突然“呼”地涌起一股巨浪，霎时间巨浪排空，大雾迷漫，暴雨倾盆。几乎与此同时，神户丸莫名其妙地断裂、下沉，迅速从湖面消失，之后立刻云开雾散，依然一派风和日丽。整个过程不过五六分钟。

日本驻九江海军部队闻讯，立即派出一支优秀的潜水队赶到出事地点探查搜救。

湖水不深，只有三十多米。队长山下堤昭大佐带着七个潜水员下水后，久久不见一丝动静。直到天黑时分，才见堤昭大佐一人浮了上来，他脸色苍白，神情呆滞，不管人们问他什么，他一句话也不回答，人们发现他精神失常了。当时中国的《民国日报》和美国的《旧金山论坛报》曾详细报道过此事。

1946 年夏天，美国著名的潜水打捞专家爱德华·波尔顿博士应国民党政府的邀请，专程来到老爷庙水域打捞神户丸，历时数月耗资上百万元，不仅一无所获，还有几名队员失踪了。对此，从爱德华到幸存队员全

部三缄其口，未透半点口风。

此后，迄今为止据不完全统计，约莫有超过一百条船只神秘沉没，数十名船员葬身湖底，这里发生的一些稀奇古怪的事引起了人们的种种猜测。

有传闻，在这一带水域里看到神奇的怪物，目击者说法不一，有的说是湖怪，像一把巨大张开的蒲扇；有的说如同一条白龙；有的说像一个巨型的蘑菇，浑身眼睛……湖怪出现时，挟风雨卷雷电，啸声震耳云云。

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，黄昏时曾有人在此湖西部，目睹一块呈圆盘状的发光体在天空游动，长达八九分钟之久。当地曾将此情况报告上级有关部门，而有关部门亦未作出清楚的解释。有人猜测，是因为“飞碟”降临了老爷庙水域，它像幽灵般在湖底运动，导致沉船事故不断。

20 世纪 70 年代初，老爷庙旁的都昌县砂厂大楼背后的山上兴建水池。一日，忽地从湖上飞来数百只乌鸦，“呱呱”地吵闹个不停，遮在老爷庙上空像一团团乌云。

一个夏日，晴空万里，忽然湖面上狂风怒嚎，乌云翻滚，楼旁的厂区昏黑一片，风沙滔天，在车间工作的工人不得不停工并关掉电闸，瑟缩成一团。

科学家对此也众说纷纭，地下磁场说、暗流说、不明水生物说、狭管地形造就飓风说……

但至今仍无一个能令众人信服的统一结论。

20 世纪 80 年代，一支业余探险队在附近漂流时，误闯老爷庙水域，成员全部落水。与以往不同的是，这支业余探险队的成员在消失二十多天之后，突然出现在湖边的小村外，成为自山下堤昭之后仅有的幸存者。

他们获救之后，对此二十多天里发生的事情绝口不提，且精神恍惚。以心理学专家石建国教授为首，成立了 302 特别实验室，以期对生还者进

行心理矫正。与此同时，人们也希望通过心理干预，揭开这个中国“百慕大三角”的神秘面纱……

——摘自 1988 年第四期《心理月刊》

到厉果后的第一句话，“但技术痕迹明显，受害者分别为医院主治大夫和中年教授，男性。两人在三天内，以同样的方式分别被害于午夜 12 点至凌晨 4 点之间。事先被迷药迷倒，至于死法……”他没有接着说下去。

走进现场，厉果看到一个匪夷所思的场景——

死者下身裹着白色浴巾，头戴浴帽坐在一个木桶里，右手搭在桶外，手中握着一支鹅毛笔，地上有一张白色的纸。死者的衣裤被整齐地码在十多米外的地上，很明显是现场换下来的。致命的是插在死者胸口的一把匕首，直中心脏。死者死于失血过多，鲜血盛满了小半个木桶。

厉果心头一惊，这不是世界名画《马拉之死》里的场景吗？

厉果并不推崇教条主义，但统计学的数据马上告诉他：如此匪夷所思的“仪式性”杀人，九成以上的嫌疑人都有不同程度的心理障碍。

“刚刚两案并一案，我想还是要给你个电话。”何鹏涛说道。

厉果问：“现场有没有直接证据？”

“很有反侦查意识啊，现场没有发现有价值的线索，明显是刻意清扫过的。罪犯心理素质似乎好得出奇，到现在为止都没留下破绽。”

“目击者呢？”

“这里比较偏僻，又是发生在深夜，所以走访结果令人悲观。而且因为消息封锁，我们无法从正面途径向群众征集线索，都得靠我们自己跑，人力有限啊。究竟是昏迷后被运到现场，还是诱骗过来下的药，现在都还没什么头绪。”

“两名受害人之间有什么关联？”

“通过家属、单位走访，电话记录查询，社会关系排查，上网记录统计等搜集的信息来看，两人之间并没有交集，起码到现在为止，没有明显的证据证明他们彼此认识，或者有共同认识的人和组织。总之，他们是生活在这个城市里的两个毫不相干的人！”

厉果蹲下来，用手指在地上摸了摸，放到鼻子前嗅嗅。

“宣泄型罪犯！”姚静曼手拿笔记本，在一旁插话了。她是桐城师范大



学心理学专业的学生，今年才毕业，在厉果手下做实习助理。

“什么意思？”何鹏涛一头雾水。

“凶手施暴的目的不是谋杀，而是情感的宣泄。”姚静曼耐心地解释。

厉果依旧没说话。

《马拉之死》，法国旧古典主义画家大卫的作品，用写实的手法再现了这一历史事件的情形。

主人公马拉是法国大革命时期“雅各宾派”的重要领导人，为了躲避迫害，长期藏身于阴暗潮湿的地下室。他有着狂热的革命激情，渴望改变社会，同时他又是个暴君，主张残酷无情的铁血政策。可以说，正是他的残暴为自己掘下了坟墓……

厉果努力回忆着过去在画册上看到的有关《马拉之死》的介绍。

那是一幅在特殊年代里，带有很强政治性的写实油画作品。如果因此而联想到罪犯是因为政治而谋杀，显然是不妥当的。首先，受害者并不是政坛人物；其次，政治犯往往采取纵火、爆炸或投毒等危害性更大的群体性手段来表达自己的政治主张，博取当权者的关注……

姚静曼说得没错。

照现场分析，嫌疑人很有可能长期处于压抑和焦虑状态，无法通过正常途径宣泄出去，而最终导致偏激或幻想行为的产生。

厉果皱着眉头继续想着。如果排除以上种种可能，尽管不愿意，也尚未有足够的证据，可现场的迹象依然表明：他们很有可能遇到了一个变态连环杀手！

而《马拉之死》所象征的内涵，正是罪犯内心焦虑的外延：想要宣泄的情感内容。

稍作思考后，厉果进一步把嫌疑人判断为“随机杀人的宣泄型系列杀手”，然后他给出了对嫌疑人的初步描述：

1. 常驻本地的男性；
2. 年龄在 28～35 岁之间；

3. 受过高等教育，未婚，有洁癖，经常因为纠结于不必要的小细节而影响工作进程，受到领导指责；

4. 身体强壮，独来独往，言辞木讷、不得志，因为工作岗位次要，长期被同事或亲人忽略，近期可能有重大挫折，例如被解雇、降级、调离原工作岗位等；

5. 有英雄妄想情结，可能进行过心理咨询；

6. 喜欢穿有四个以上口袋的外套；

7. 有一辆使用期五年以上的黑色三厢轿车。

3

诚然，犯罪心理画像只是刑侦工作的辅助手段。它是推理，但不是严谨的科学，是通过各种资料、线索，进行分析、总结，得出的一个可能成立的结论。完全否定这种手段，显然是无知的；但如果全盘尽信，自然，也是危险且草率的。

厉果给出的嫌疑人画像，尽管让人看到了一个轮廓，但于细节之处仍有很多模糊的地方——就像看到飞驰而过的车里的某个人——即使如此，也足以让实习生姚静曼产生强烈的好奇心。

“犯罪心理画像的特殊性在于，它用来推理的线索不仅仅是类似一枚指纹之类的证据。要精确锁定嫌疑人，还要搜集现场的心理痕迹，进入罪犯的内心，通过心理画像来推测嫌疑人的种种特征。”厉果解释，“除此之外，还要参照以往同类案件的罪犯的共性。

“幼年时期遭受挫折，被亲人轻视或女友抛弃，从而埋下深深的自卑感——

“彰显自我价值的渴求与这种自卑感长期‘针锋相对’——

“却因为孤独、缺乏与人沟通而导致这种矛盾愈演愈烈——

“由于外界的诱因而逐步沉浸于自己的幻想，不能自拔——

“恰当的时机，‘成就’杀人行为，宣泄长期以来的压抑和焦虑。究根溯源，我觉得本案嫌疑人依然未能逃脱长期自卑和孤独的困扰。另外，此案嫌疑人想通过这种形式来证明自己的价值，用《马拉之死》来表现自己的意图，就画的内容而言，他很明显有英雄情结的妄想。此类妄想的初级阶段，会有很明显的行为或言论变化，一定会被旁人觉察，他受过高等教育，周围的人一定也具有相同的素质，因而极有可能懂得送他去接受心理咨询。

“之所以推测他受过高等教育，是因为《马拉之死》是一幅在中国并非家喻户晓的世界名画，不管嫌疑人想要借此来表达些什么，起码他选择这幅画来为自己‘代言’，说明他具备一定的知识面。

“25至40岁的男性，正是妄想型心理障碍的高发阶段；鉴于妄想的程度以及在作案时所需的体力与精力，所以我初步给出的结论是在28至35岁。

“现场的布置一丝不苟，不留痕迹，很明显是经过精心打扫的，那些整齐的受害人的衣物，更说明他像一个完美主义者一样布置了现场，不容许任何瑕疵。完美主义者都有不同程度的强迫症，自然会在工作中因为吹毛求疵，与领导和同事发生争执。

“28至35岁未婚的男性，有严重社交障碍，一般不会对称心如意的工作岗位上工作，这就形成了恶性循环，也符合整个心理画像的逻辑。

“如果他苦心经营却始终得不到期待的工作岗位，那么极有可能产生极端的报复心理，以此来证明自我价值，而目标正是他梦想成为，但始终没能成为的城市中产者。

“至于为什么喜欢穿有四个以上口袋的外套，有一辆使用期五年以上的黑色三厢轿车——”厉果没有作出解释，他只是吩咐姚静曼，“也许你可以通过自己的分析，看看会不会与我得出不同的观点。”

刑侦大队被分成了两队，一队按照常规继续深入走访有关此案的嫌疑人的家属与知情人；另一队则由何鹏涛带领，加上厉果与姚静曼，负责缩小侦查范围，根据画像内容进行全城排查。

然而，这工作量依然不小。

全城符合以上描述的男人不在少数，而且散落各地。要如何在最短的时间内判断出谁是凶手，看来实在无从下手。好在描述中还有“心理咨询”这一条，倒可以作为切入点。桐城不大，注册的心理咨询公司不超过十家，有精神科的医院只有一家，可以对此进行初步的排查。

很快，摆在何鹏涛面前的，是三年内因为有妄想倾向而接受过心理咨询的病人案例，一共三百多例。

“难道这三百多人，不管是不是本案凶手，都有可能转变成变态杀手？”面对高高堆起的资料，何鹏涛皱起眉头。

“理论上他们都属于高危人群，假如一定要追个究竟，基数还要比现在这个大得多。我们仅以妄想倾向作为排查对象，而且国人向来没有心理咨询的意识，这其中应该还包括很多有问题但从来没有进过心理治疗室的人。不过——”厉果顿了顿，“也不必悲观，当然不可能所有人都要通过杀人来实现自己的幻想。实际上，其中会‘升级’成杀人犯的只占极少数，‘升级’成我们今天遇到的这种案犯，更是屈指可数。多数人还是可以通过各种不同的途径把焦虑宣泄出去的。”

重大杀人案当前，他们调动了一切能够调动的行政力量。经过对年龄、性别、职业和心理障碍类型等相关要素的交叉调查，最后落入警方眼中的一共有三人——

欧军、张千里和周德武。

三人均以差不多的状态问诊，接待医师（咨询师）诊断的结论均为：强迫性人格障碍，伴有妄想。

背后有一缕红色。厉果掩起门，落入大伙儿眼里的是黑白灰中那一片骇人的红。圆形，就像个太阳。厉果走上前，进门时闻到的怪味愈来愈重，他不禁微微一颤：这红色的太阳不是用颜料画成的，而是血，人血？！

血和颜料掺杂在一块儿，散发出诡异的味道。

“这代表着什么？”何鹏涛忍不住问道。

厉果没做声。他走进厨房，只见灶台上放着一个刀架，上面排满了刀具，但空了一个格！

“我现在还不知道，欧军的脑子里究竟在想些什么，但有一点是肯定的，他现在仍在外面游荡，并且怀里揣有一把刀！”

眼前的一切，不得不让厉果将欧军锁定为重大嫌疑犯。

下一个目标是谁？欧军会在哪儿？

要搞清楚这些问题，就首先得弄清楚，他的病，源头究竟在哪里。

第二章 一场致命的相亲

可惜他只是个秃顶，而且长相也很“古典”……

1

超市里。

石晓静不得不把装满东西的购物车推到超市的一个角落。尽管她已经避开了游走于货架之间的商场保安和促销小姐，可是当她的手离开购物车的那一刻，才发现这阴暗的角落里还站着一个穿保安制服的男人。

后悔已经不可能了，她看见男人的嘴角轻轻一瘪。

既然已被拆穿，也就没有必要伪装下去了。不过，对于一个白领丽人来说，选了一车的商品，最后又弃之不买，被人看做是来搅场子的，实在不是件感觉很好的事儿。

可是厉果的电话来得太急。

“我能先买好东西吗？”

“不行！你现在必须马上回到办公室，找到跟欧军有关的一切资料！”

厉果的口气依旧冰冷坚决。

欧军？

是的，有印象，他是自己的病人。今天早上还有两名警察到自己的心理咨询室来，取走了他的部分资料。下午又追来一个电话，厉果显得异常

紧张，弄得石晓静自己也惶惶起来。

欧军可不是普通的病人，算起来与她还颇有渊源：他曾经是石晓静中学同学谭露的“男朋友”。正是谭露建议他来找石晓静做心理咨询的。

按照谭露的说法，一开始她并没有发现欧军有什么异常的地方，只觉得这个男人很奇怪，确切来说是羞涩。他对于女性有一种天生的腼腆，总是远远地与女性保持着距离。如果有女性主动与他说话，他会表现出一种滑稽的局促：脸红；尽管没有汗，也要不断地用手擦拭额头；不敢用正眼看人；不停地搓手……

这一切，就是谭露会给“男朋友”这个词加上引号的缘故。

谭露与欧军的相识缘于一场通俗的相亲会。

为了发挥余热，街道居委会几个退休的老阿姨行动起来，为基层的单身公务人员牵线搭桥。她们联系了不同单位的单身男女，在文化馆的教室里举办相亲会。在此之前，类似活动已举办过数期，也确实有效，有许多对上眼的年轻人因此走进了婚姻的殿堂。

作为著名的“困难户”，欧军到后来成为那几个热心老阿姨的重点关注对象。

与欧军不同，谭露的到来却完全属于巧合。

她是市话剧团的宣传干事，20多岁，时髦，很有“招蜂引蝶”的潜质。这样的女人，说她单身或许还可信，若说“沦落”到要靠相亲才能招来“苍蝇”，那是绝对不至于的。事实上，她是被人硬拉来的，因为相亲会上男多女少的局面。拗不过一个女友软磨硬泡，她只好过来“充人数”。当然，如果说能够有看得上眼的，也未必是件坏事。

可惜谭露来得晚，几次相亲下来，但凡有点模样儿、能说会道的单身男子早已被人抢走了。与其说欧军是在剩下的一群歪瓜裂枣中脱颖而出，倒不如说他的特殊举止让谭露觉得可笑，这才引起了她的注意。在道听途说、老阿姨们的“严重”推荐以及有些夸张的“传说”当中，谭露渐渐觉得，这个腼腆男人有种特别“逗”的气质。

“如果你和他谈上，我可是真佩服你了！”拉谭露来相亲的女友说。

女人之间总喜欢搞这些名堂。经不住调唆，谭露决定去试试这个奇怪的男人。如果她知道，此时欧军已经开始“不对劲”了，就死活也不会“以身试法”了。

根据弗洛伊德的观点，强迫症患者的重复行为是一种“取消”的象征形式，通过这种行为来“取消”或者“去除”过去的某件事情（比如，欧军在异性面前会克制不住地反复搓手）。尽管一百多年之后，弗洛伊德的很多理论在学术上并非完全站得住脚，但仍有相当一部分具有参考意义。

欧军的童年有难以愈合的心理创伤，导致他成年后行为的偏差，这是谭露事先不知道的。可惜，当她意识到所有这些可笑举动都不是欧军在故意搞怪，而确实是他脑子有病时，已经迟了。

凭心情，游刃有余地周旋于数个男人之间——谭露原本深谙此道。

她懂得如何疏离过于靠近的危险，而在男人丧失耐心、意欲离去的时候，她又有手段将他再揽至身边。都市里，但凡有些姿色的女性，都天生有此技能。谭露一定意想不到，她纯粹因“好玩”而对欧军做出的轻佻行为，竟彻底毁掉了他，也毁掉了自己。

2

谭露是欧军的初恋，是他在母亲之后接触最多的女性。他闭塞的心灵再一次面对异性敞开，这种积蓄已久的心理能量，转变成不可思议的控制欲，彻底发泄了出来。

因为谭露，欧军的病情升级了。

因为父母长期在外地工作，谭露向来独居。她没料到，相亲会后的第二天一早，欧军就已经站在她家楼下了——昨晚正是他送谭露回家的。

欧军表现出了一个男人在追求女性时应有的热情和细心。他买了热牛奶和点心，在楼下的树旁站了一个多小时，近乎虔诚地用自己的胸口保持

着早餐的温度。

一开始，谭露还没反应过来，后来认出这是昨晚那个可笑的小子，她还得意了一会儿。可是，当欧军掏出那份饱含着体温和体味的早餐时，她不禁皱起了眉头。

这事儿如果发生在相恋多年的情侣之间，没准女性还会因为感动，而突然萌发嫁给这个男人的念头（很多电视剧里，男士都是通过类似的温柔举动而俘获女友的心的）。可关键是，她和欧军相识还不超过二十四小时，而且，如果欧军生得如同韩庚一般帅气，那么她也许还能凑合忍受，可惜他只是个秃顶，而且长相也很“古典”……

因此，只要谭露不是传说中的“脑残”，第一反应一定是因为这种矫情的举动而反感，甚至恶心。

后来谭露才明白，这一切都不是欧军在惺惺作态、用拙劣的手法欺骗女性，而是他发自肺腑、情真意切地以他自己的方式在表达爱意。很明显，欧军这一系列奇异的行为，超出了常人所能承受的范围，让谭露厌恶，最终转变成恐惧。

欧军开始无休止地纠缠着她。

有病态控制欲的男人，总是一厢情愿地把对对方的限制看成理所当然，并给自己令人惊讶的所作所为一种合理的解释。“我都对你这样了，你怎么还可以那样?!”这是控制欲极强的男人脑海中相当常见的思维方式，他们也往往是最自私的人。

欧军觉得，“我都可以在你家楼下站一个多小时，而且用体温为你暖着早餐了，你怎么还可以弃我而去”?全然不顾谭露从一开始并没有把他放在心上。

于是他开始跟踪谭露。

当谭露一如既往地用冷漠甚至羞辱来拒绝他的时候，欧军才发现送早餐这一招根本不好使。他默不作声，羞愧（好在他还有羞愧感），懊悔，但就是不明白谭露这样做是为了把他给甩了，而并非他一厢情愿想象的那

样，是因为他自己犯了错。

他歇斯底里地寻找自己身上的缺点。此后，他每天“油头粉面”，将为数不多的头发梳得整整齐齐，西装革履地守候着谭露。除了上班时间，几乎无时无刻不在谭露身边。除了准备各式点心，他还像个偏执狂一样为她送上牛奶——无论何时何地，只要见面，就来一盒光明牛奶。

直到谭露实在受不了了，在大庭广众之下一巴掌拍掉他送来的点心，欧军才有所醒悟。

但是，他并没有真正了解谭露的意图——

“你是不是有人了?!”他的眼里闪过一丝寒光，令谭露不寒而栗。突然，他失控似的把她逼到墙角，从她的包里强行夺过手机，做了一件匪夷所思的事儿。

他把手机通信录里自认为是男性名字的号码，挨个儿拨了一遍：“我是谭露的男朋友，你以后不许再给她打电话!”

谭露彻底傻了，她想到了报警。

然而那一丝寒光提醒她，眼前这个男人是个十足的疯子！她怀疑有一天自己会被他砍死在家里，这决不是开玩笑，而报警只能解决一时的问题……于是她找到了中学同学兼心理咨询师——石晓静。

初次见到欧军的时候，石晓静马上意识到：他的问题已经不只是平常的心理问题了。

正如谭露带着哭腔所说的那样，“我想他一定会杀了我”。

无论是通过理论还是凭经验，石晓静始终不明白，一个有异性社交障碍强迫症的男人，为什么会突然转变成控制欲极强的偏执狂，而且病情恶化如此之快？

但她知道为什么欧军遇到女性就会不停地搓手——

他停不下来！